

，沒數十丈，其狀如馬，舟人不敢進。諺曰：灩預大如馬，瞿唐不可下，灩預大如鼈，瞿唐行舟絕，灩預大如龜，瞿唐不可窺，灩預大如撲，瞿唐不可觸。又曰猶與，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，故猶與也。江總詩：「自悲行處綠苔生，何惜啼多紅粉落」。楊升庵謂蝴蝶或黑或白，或五彩皆具。惟黃色一種，至秋乃多，蓋感金氣也。引太白八月蝴蝶黃之句，以為深中物理，而評今本來字為淺。琦謂以文義論之，終以來字為長。鮑照詩：「安能行嘆復坐愁」。華陽國志：獻帝初平元年，征東中郎將安漢趙顛，建議分巴為三郡，顛欲得巴舊名，故曰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。江南龐參為太守，治安漢，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，响忍至魚腹為固陵郡，巴遂分矣。建安六年魚腹蹇亂白璋爭巴名，璋乃改永寧為巴郡。以固陵為巴東徙龐參為巴西太守，是為三巴，小學組珠：三巴、巴郡，今重慶府，巴東，今夔州，巴西，今合州。太平寰宇記：長風沙，在舒州懷甯縣東一百九十里。置在江界，以防寇盜，李白長干行云：相迎不道遠，直至長風沙。卽其處也。陸游入蜀記：太白長干行云：早晚下三巴，預將書報家。相迎不道遠，直至長風沙。蓋自金陵至長風沙，七百里，而室家來迎其夫，甚言其遠也。地屬舒州，舊最湍險，唐詩紀長風沙地名，在池州之雁汊下八十里。

其二

憶妾深閨裏，烟塵不曾識，嫁與長干人，沙頭候風色。

一解：敘昔日幽閒，嘆今日勞苦也。沙頭、沙嘴。風色二字，埋一首之根。

五月南風興，思君下巴陵，八月西風起，想君發揚子。

二解：敘無時不望夫君得歸也。古歌：「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」。

西風、秋也。李賀詩：「茂陵劉郎秋風客」，以後皆從風色二字，遞落揚子江也。

去來悲如何，見少別離多，湘潭幾日到，妾夢越風

波。三解：敘傷別也。去、憶夫去。來、思夫來也。相見也。越風波、言不畏風波之險，而夢可以越湘潭也。

昨夜狂風度，吹折江頭樹，森森暗無邊，

行人在何處？

四解：言從夢中冒險而去，終不得一會也。郭璞賦：「狀滔天以淼茫」。淼音渺，大水。

好乘浮雲驄，佳期蘭渚東，鴛鴦綠

蒲上，翡翠錦屏中。

五解：言思念之深，獨物皆傷景也。

自憐十五餘，顏色桃花紅，那作商人婦，愁水復

愁風？

六解：以自憐自怨着之。十五餘、應前章。以為十五以前，不知愁思，故青春顏色，紅若桃花。那知十五以後，嫁作商人之婦。自夫一別，動輒經年。是以今日愁水，明日愁風，把妾昔日紅顏，都消憔悴矣。

王琦註

唐時巴陵郡，本巴州也。武德六年，更名岳州，屬江南西道。圖經：揚子江在真州揚子縣，左與鎮江分界。江甯志：揚子江，發源岷山，合湘漢豫章諸水，繞江府城之西南，經西北，至鎮江，始名爲揚子江，東流入海。元和郡縣志：潭州有湘潭縣，東北至州一百四里。西京雜記：「文帝有良馬九匹，皆入下之駿馬也。一名浮雲」。楚辭：「與佳期兮夕張」。曹植詩：「朝發蘭臺，夕宿蘭渚」。鬱林禽經注：「翡翠狀如鳩鵲而色正碧，鮮縹可愛，飲啄於澄湖迴淵之側，尤惜其羽，日濯于水中」。異物志：「翠鳥形如燕，赤而雄曰翡，青而雌曰翠，其羽可以飾帷帳」。雲按選三百首者，只錄前章，不錄後章，不知何意？況二章詞意前後層次一線貫通，不可折斷，直作一首讀可也。前首自幼說起，說到望其還歸而止。後首自望其不歸說起，一層一層，直到自憐自恨而止，安可刪也。此五古長篇換韵格。

烈女操

漢書匡衡傳：詩曰：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。言能致其貞潔，不貳其操。避暑錄話：「雍容隱顯，皆不失其操者，管幼安耳」。後漢書，王龔傳：王公東修厲節，敦樂藝文，不求苟得，不爲苟行；但以堅貞之操，違俗失衆，橫爲纒佞所搆毀，衆人聞之，莫不歎惜，蓋烈女操類是。

梧桐相待老，鴛鴦會雙死。貞婦貴殉夫，捨生亦如此。

一解：興而賦也。梧桐句未詳。烈女傳：宋康王埤韓憑夫妻，宿夕，文梓生有

鴛鴦，雌雄各一，恆棲樹上，晨夕交頸，音聲感人。杜維楨詩：「琵琶本是韓憑木，彈得鴛鴦兩處飛」。玉篇：殉，用人送死也。捨生，卽捐生也。

波瀾誓不起，妾心古井水。二解

也，此明其貞潔，信可守也。王維詩：「人情反覆似波瀾」。曲禮：「均信曰誓」。蓋言妾之清心，猶如古井之水，澄而皎潔，縱有風吹，定不起波瀾也。

遊子吟

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

一解：言慈母待子之情，刻刻不忘也。

誰言寸草

心，報得三春暉。

二解：比也。言父母之恩，人子不能寸報也。寸草心、細微也，三春暉、和且普也。

卷二

七言古詩

登幽州臺歌

陳子昂

周禮：夏官職方氏東兆曰幽州。爾雅：燕曰幽州，史記：天官書，尾箕幽州。

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；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！

古人、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。不見來者、不見堯舜禹

湯文武周公孔子也。悠悠、渺遠無期貌。獨字，應兩不見字。愴、傷也。有一段悲憤之情，不得洩出，所以涕下。

按此詩，悲歌慷慨，餘韻淒然，與孔子獲麟歌，夷齊采薇歌，商山四皓紫芝歌，同一聲調。

古意

李頎

男兒事長征，少小幽燕客。賭勝馬蹄下，由來輕七尺。殺人莫敢前，鬚如蝟毛磔。

黃雲隴底白雲飛，未得報恩不得歸。一解：先敘意氣豪俠也。幽、燕、二州名。賭勝、賭勝負也。輕生也。晉書陸機傳：身長七尺，其聲如雷。沈約王儉碑銘：傾

方寸以奉國，亡七尺以事君。爾雅釋：獸彘毛刺尖銳于刺端，分兩岐者蝟，如棘鍼者蝟，蝟似鼠，性猶鈍，物少犯近，則毛刺攢起如矢，彘即蝟，磔音摘，張也。隴疑即說文所謂天水大坂也。黃雲蠶，黃蘆塞也。白雲飛，時在秋也。遼

東小婦年十五，慣彈琵琶解歌舞。今為羌笛出塞聲，使我三軍淚如雨。二解：此言軍士戍邊，

思歸不可得，聞笛感傷也。韻會：遼東，國名，契丹之後。至耶律德光，號大遼。遼在東邊，故曰遼東。風俗通：琵琶長尺五寸，象三才五行，四絃象四時。傅元琵琶序云：漢送烏孫公主，念其道遠，思慕故國，使知音者於馬上作之。魏志賈詡傳：太祁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。問計於詡，對曰：離之而已。太祖曰解。註。謂曉悟也。周制，諸侯大國云軍，蓋言塞外之婦，原屬遼東。年方十五，慣彈琵琶，則歌舞中素為解悟矣。今弄西羌之笛，變為出塞之聲，習慣之自然，詎知愁乎。殊不知使我三軍中，觸動離情，將潸然涕淚掉下矣。則昔日之意氣，不為挫折哉。

送陳章甫

四月南風大麥黃，棗花未落桐葉長。青山朝別暮還見，嘶馬出門思舊鄉。一解：此敘送

別時，當首夏也。月令「孟夏麥秋至」。蔡邕曰：百穀各以初生為春，熟為秋，麥以初夏熟，故四月以麥為秋。馬鳴聲破為嘶。言大麥黃時，當棗花盛開，桐葉正長之日也。今而送別之處，自朝及暮，尚見青山，不見陳君矣。陳君此去，豈不思鄉耶？馬而日然，况人乎！

陳侯立身何坦蕩，虬鬚虎眉仍天籟。一層腹中貯書一萬卷，又一層三句頓

也。不肯低頭在草莽。二解：此言文武兼備正當創業立功也。孝經：夫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坦、平也。蕩、大也。說文：虬、龍子有角者。張說郭知運碑：一撥鬚虎口，虬鬚鸚鵡，射穿七札，劔敵萬人。帝王世紀文王昌龍顏虎眉，額、額也，貯、積也。孟子：在野曰草莽之臣。

東門酤酒飲我曹，心輕萬事如鴻毛。醉臥不

知白日暮，有時空望孤雲高。三解：此敘饒別時，意氣揚揚，舉止不凡也。詩：出其東門。玉篇：酤、買酒也。曹、輩也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：一人固有一死，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

於鴻毛。空望、將一切世事，舉望皆空也。孤雲高、自比也。長河浪頭連天黑，津吏停舟渡不得。鄭國遊人未及家，洛

陽行子空歎息

四解：此言不濟於世，必受風波之畏也。津吏、守津官也。鄭國、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是也。陳君，其殆鄭州人乎？李頎、東川人。在洛陽送別，故曰洛陽行子。增韻：大聲歎、曰太息，長出氣也。

聞道故林相識多，罷官昨日今如何？

五解：此結罷官之日，亦不至落寞也。以君之故林，平素相識者，不少其人。他日歸鄉，必有攜酒盛漿，相迎道左。試觀昨

日罷官，今日餞別。其喧嘩相送，為何如熱鬧哉。

琴歌

後漢書馬融傳：融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，凡二十一篇。水經注：昔孔子行於郟之野，遇榮啓期，衣鹿裘披髮琴歌三樂之權，夫子善其能寬矣。

主人有酒歡今夕，請奏鳴琴廣陵客。

一解：先敘飲酒，引起奉琴也。宋書戴顓傳：爲衡陽王義季鼓琴，並新聲變曲。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，皆與世異。世說：會稽賀思令，善彈琴。嘗夜坐月中，臨風鳴絃，忽有一人形貌甚偉，著械。有慘色，在中庭稱善。便與交

語。自云：是嵇中散。謂賀云：卿手下極快，但於古法未備，因授以廣陵散。賀遂傳之，於今不絕。

月照城頭

烏半飛，霜淒萬木風入衣。銅鑪華燭增輝，初彈淥水後楚妃。一聲已動物皆

靜，四座無言星欲稀。

二解：此美琴歌聲也。月照二句，言夜深矣。陸機詩：「琴凡閒臨帖，銅鑪靜炷香」。韓愈詩：「終宵處幽室，華燭光爛爛」。淥水、楚妃，皆曲名。長笛賦：「上擬法於韶

籥，中取度於白雪淥水。下采制於延露巴人」。阮籍樂論：漢桓帝聞楚琴，悽愴傷心，依

辰向悲，慷慨長息曰：善哉乎爲琴聲若此足矣。魏武帝短歌行：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」。清淮奉使千餘里，

敢告雲山從此始。

三解：此聞琴歌觸動鄉情也。言奉使清淮，遙隔家鄉，千有餘里。今聞琴歌，已動歸心，是以敢告朝廷，欲歸山而隱，則幽棲之志，從此決矣。

聽董大彈胡笳兼寄語弄房給事

晉書樂志：胡角者，本有應胡笳之聲，後漸用之，舊唐書音樂志：絲桐，惟琴曲有胡笳聲。

蔡女昔造胡笳聲，一彈一十有八拍，胡人落淚沾邊草。漢使斷腸對歸客，古戍

蒼蒼烽火寒，大荒陰沉飛雪白。先拂商絃後角羽，四郊秋葉驚憾憾。一解：此敘胡笳之聲，極慘也。

○蔡琰傳：琰，字文姬，漢末，為胡騎所獲，感笳之音，作胡笳十八拍。其詞曰：「胡笳動兮邊馬鳴，孤雁歸兮聲嚶嚶。」

○劉琨傳：「在晉陽為胡騎所圍，數重。城中窘迫無計，琨乃乘月登樓清嘯，中夜奉胡笳，賊流涕歎歎，有懷土之切。」

吳邁遠胡笳曲：「邊風落衰草，鳴笳墜飛禽。」漢使句未詳，王貞白塞上曲：「夕照依烽火，寒笳咽戍樓。」山海經：「大荒之中有山，名曰大荒之山。日月所入，是謂大荒之野。」文心雕龍：「天高氣清，陰沉之志遠，霰雪無垠，矜肅之慮深。」

○商絃角羽，詳四卷，李白聽蜀僧彈琴註。六書故：撼撼，借以狀落葉之聲。董夫子，通神明。深松竊聽來妖精。言遲更速皆應手，

將往復旋如有情。空山百鳥散還合，萬里浮雲陰且晴。嘶酸雛雁失羣夜，斷絕

胡兒戀母聲。二解：此言董大善彈胡笳，音節瀏灑，令人忘憂也。唐史：董庭蘭善鼓琴，為房瑄門客。天寶五載，瑄攝給事中，董庭蘭，即董大也。深松句言其感動鬼神也。言遲句，言其手法高妙也。空山二句，言

鳥獸牽舞，陰陽變幻也。嘶酸二句，言其歌聲慷慨，人物忘情也。皆未詳其實典。川為淨其波，鳥亦罷其鳴。鳥珠部落家鄉遠，邏娑

沙塵哀怨生。三解：此言歌到極哀之處，萬籟收聲，哀怨之情發及胡夷也。唐書范希朝傳：在朔方時，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突萬餘有之。其後用沙陀戰者，所至有功。鳥珠部落，夷國之部伍也。邏娑，吐蕃城名。唐

書：薛仁貴，為邏娑道總管。幽音變調忽飄灑，長風吹林雨墮瓦。迸泉颯颯飛木末，野鹿呦呦走

堂下。四解：言笳聲高調，撼動乾坤。呦，鹿畏伏也。韓非子：「晉平公登鹿祁之臺，令師曠鼓清角。師曠曰：不可。昔黃帝合鬼神於西山之上，駕象車六轡龍，畢方並首。蚩尤居前，風伯清途，雨師灑道，虎狼在前，毒蛇伏地，

鳳凰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為清角。今君德薄，不足以聽之。公不聽，師曠不得已鼓之，一奏，雲從西北方起，再奏，大風隨之，裂帷帳，破俎豆，墮廊瓦，坐上散走。平公恐懼，伏於廊室。晉國大旱，赤地千里。」飄灑，飛揚也。長

安城句連東掖垣，鳳凰池句對青瑣門。高才脫略名與利，日夕望君抱琴至。五解：前四解

，聞董大善彈胡笳。此約日夕時欲房給事借來，再奏其曲也。房官給事，故曰東掖垣。鳳凰池詳五卷賈至早朝大明宮註。漢官儀，黃門郎，每日暮向青鎖門拜，謂之夕郎。謝尚傳：開率穎秀，辦悟絕倫。脫略細行，不為流俗之事。

按史記樂書：胡笳似箏而無孔，後世鹵薄用之，伯陽避入西戎而作，卷蘆葉吹之。則胡笳類可吹不可彈。題曰：彈胡笳，又是琴類，可彈不可吹矣。考韻會小補，大胡笳十八拍，號沈家聲，小胡笳十九拍，號祝家聲。想沈祝二家

改造。乃曰胡笳者，不忘本也。

聽安萬善吹箏箏歌

海篇：以竹為管，以蘆為首，狀類胡笳，而九竅所法者，角音而已，其聲悲。箏、一名箏管，通典：箏變出於胡中，其聲悲，胡人吹角以警馬。

南山截竹為箏箏，此樂本是龜茲出，流傳漢地曲轉奇，涼州胡人為我吹。傍隣

聞者多歎息，遠客思鄉皆淚垂。一解：先敘箏之由，其聲極哀也。馬融長笛賦：「惟籟籠之寄生兮，於終南之陰崖，託九成之孤岑兮，臨萬仞之石谿。」又近世雙笛從羌起

，羌人伐竹，未及已，龍鳴水中不見，已截竹吹之。聲相似。刻其上孔，通洞之裁以當籟，使易持。龜茲、國名。詳六卷下王翰涼州題註。晉書地理志：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，蓋以地處西方，常寒涼也。唐書地理志：天寶樂曲，皆以邊地名。

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。涼州曲，本西涼所製也。其聲本宮調，有大通小通。國史補：孝穆秋夜吹笛於瓜州，舟楫甚隘，初發，羣動皆息，及數奏，微風颯然而至，俄頃舟人買客有怨嗟悲泣之聲。

世人解聽不解賞，長飈風中自來往。枯桑老柏寒飈颯，九雛鳴鳳亂啾啾。龍吟虎嘯一時發

萬籟百泉相與秋。二解：敘箏之聲，可以通靈感物也。司馬彪詩：「長巖一飛薄，吹我之四遠。」蔡邕詩：「枯桑知天風。」宣和畫譜：「鶴之軒昂。鷹集之擊搏。楊柳梧桐之扶疎風流。喬松老栢之

歲寒磊落。」玉篇：颯，風聲也。古樂府：「鳳凰鳴啾啾，一母將九雛。」北史：張定和傳論：「虎嘯風生，龍騰雲起，英賢奮發，亦各因時。」李白詩：「笛奏龍吟水，簫鳴鳳下空。」孔平仲詩：「微風撼晚色，爽氣回萬籟。」王安石詩：

「雨過百泉出，秋聲連衆山。」忽然更作漁陽摻，黃雲蕭條白日暗。變調如聞楊柳春，上林繁花照

眼新。三解：言其變化無窮，有白雪陽春之妙。彌衡傳：「操聞衡善擊鼓，乃召爲鼓吏，因大會賓客，聞試音節，次至衡，衡方爲漁陽摻搥，蹀躞而前。」甘澤謠。許雲封曰：「落伽流韻，感金谷之游人。折柳傳情，悲玉關之戍客。」

。按楊柳梅花皆曲名。
上林繁花，卽梅花也。歲夜高堂列明燭，美酒一杯聲一曲。四解：以歲逼，客孤，異鄉聞笛，有一段不勝傷感意，溢於言外。歲夜、除夕也。

兩一字，有傷孤寂意。

夜歸鹿門歌

孟浩然

襄陽記：鹿門山，舊名蘇嶺山。建武中，襄陽侯習郁，立神祠於山，刻二石鹿夾神道口，俗因謂之鹿門廟，遂以廟名山也。一統志：山在襄陽府城東南三十里。

山寺鳴鐘晝已昏，時漁梁渡頭爭渡喧。渡人隨沙岸向江村，起岸各投於家余亦乘舟歸。

鹿門已昏，嘆時暮也。爭渡喧，歸隱者急也。鹿門月照開煙樹，路上忽到龐公棲隱處，忽到、有期

意。巖扉松逕長寂寥，境唯有幽人自來去。二解：前解，欲歸鹿門，虛描。後解，已歸鹿門，實做。後漢逸民傳：龐公者，襄陽人也。荊州刺史劉表，數延請

不肯屈。後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。幽人來去，不與外交也。此短章換韻法。

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

李白

王琦曰：太平寰宇記，廬山在江州南，高三千三百六十丈，周迴二百五十里。其山九疊，川亦九派。郡國志云：「廬山九層，崇巖萬仞。」山海經：所謂三天子鄩，亦曰天子鄩也。周武王時，匡俗，字子孝，兄弟七人，皆有道術，結廬於此，仙去，空廬尚存，故曰廬山。李華三賢論范陽廬虛舟幼真，質方而清，賈至有授廬虛舟殿中侍御史制云，敕大理司直廬虛舟。閑邪存誠，遜卅願養。操持有清廉之譽，在公推幹蠱之才，可殿中侍御史云云。殆其人也。

我本楚狂人，鳳歌笑孔某。手持綠玉杖，朝別黃鶴樓。五岳尋仙不辭遠，一生好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二

入名山遊

一解：以己所以欲遊廬山，作諒以寄虛舟也。高士傳：陸通，字接輿，楚人也。好養性，躬耕以爲食。楚昭王時，通見楚政無常，乃佯狂不仕，時人謂之楚狂。孔子適楚，接輿游其門曰：鳳兮鳳兮，何如德

之衰也，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。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。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。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已乎，臨人以德。殆乎殆乎，畫地而趨。迷陽迷陽，無傷吾行。却曲却曲，無傷吾足。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。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不知無用之用也。孔子下車，欲與之言，輿而避之，不得與之言。虞集送張道士上清詩：「手攜綠玉杖，頭戴白綸巾」。黃鶴樓詳五卷崔顥詩。說文東岱南霍

西華北恒中泰室，五岳也。廬山秀出南斗傍，屏風九疊雲錦張。影落明湖青黛光，金闕前開二

峯長，銀河倒挂三石梁。香爐瀑布遙相望，迴崖沓嶂凌蒼蒼。翠影紅霞映朝日，

鳥飛不到吳天長。二解：此敘廬山佳勝，宋陳台舉廬山記，舊志云：漢武帝過九江，築羽章館於屏風臺下，隔

石高竦，其狀若門。因有石門之目焉。水導雙石之中，縣流飛瀑，蓋其故地。水經註：廬山之北有石門水，水出嶺端，有雙中矣。潯陽記曰：廬山上有三石梁，在開元寺西。黎則言在五老峯上。或云在簡寂觀及上霄紫霄二峯間。桑喬廬山紀事，則竟以爲無如竹林之幻境。衆說紛然，莫知所指。今三疊泉，在九疊屏之左，水勢三折而下，如銀河之挂石梁，與太白詩正相脗合。非此外別有三石梁也。後人必試求其地以實之，失之鑿矣。釋慧遠廬山記：其山大嶺凡七重，圓基周迴，垂五百里。其南嶺臨宮亭湖，下有神廟，七嶺會同，莫有升之者，東南有香爐峯，游氣籠其上，氤氳若香烟。西南有石門山，其形似雙闕，壁立千餘仞，而瀑布流焉。其中鳥獸草木之美，靈藥芳林之奇。所稱名代楊炯詩：「重巖密不極，疊嶂凌蒼蒼。」

翠影句，言高也。鳥飛句，言遠也。登高壯觀天地間，大江茫茫去不還。黃雲萬里動風色，白波九道

流雪山。三解：言廬山之高曠也。尚書：「九江孔殷」。孔安國註：一江于此州界，分爲九道。潯陽記云：一曰烏

班超傳註：西域有白山，通歲有雪。亦名雪山。此言雪山狀瀑布之白也。好爲廬山謠，興因廬山發。閒窺石鏡清我心，謝公行處

蒼苔沒。四解：此言詠謠之由。藝文類聚：宮亭湖邊，山間有石數枚，圓若鏡，明可以鑑人，謂之石鏡。一統志

：石鏡峯在南康府西二十六里。有一圓石，懸崖明淨，照人見影，隱見無時。蒼苔沒，世遠年湮也。早

服還丹無世情，琴心三疊道初成。遙見仙人綵雲裏，手把芙蓉朝玉京。先期汗

漫九垓上，願接盧敖遊太清。五解：方結出寄盧侍御。抱朴子：還丹、服一刀圭，百日仙也。朱鳥鳳凰，翔覆其上，玉女至旁。廣弘明集：燒丹或水銀，還水銀成丹。故曰還丹。黃

庭內景經琴心三疊舞胎仙，梁邱子註：琴、和也。疊、積也。存三丹田，使和積如一。枕中書：元始天王。在天中心之上，名曰玉京山。山中宮殿，並金玉飾之。淮南子：盧敖遊於北海，經乎太陰，入乎玄闕，至於蒙穀之上。見一士焉，深

目而玄鬢，淚注而薦肩，豐上而殺下。軒軒然方迎風而舞，顧見盧敖，慢然下其臂，逡逃乎裨下。盧敖就而視之，方卷龜殼而食蛤蜊。盧敖與之語曰：惟汝為背羣離黨，窮觀於六合之外者，非汝而已乎。汝幼而好遊，至長不渝，周行四極惟北

陰之未闕，今卒覩夫子於是，子殆可與於為友乎？若士者，齒然而笑曰：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外，吾不可以久駐。若士，舉臂而竦身，遂入雲中。高誘註：盧敖燕人，秦始皇召以為博士，使求神仙，亡而不返。汗漫，不可知之也。九垓、九天

之外

夢遊天姥吟留別 姥音母

王琦曰：一作別東魯諸公。太平寰宇記：天姥山在越州剡縣東八十里。名山志云：山有楓千餘丈，傳云，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響。謝靈運詩：暝抵剡中宿，明登天姥岑，高高入雲霓，還期那可尋。一卽此也。

海客談瀛洲，煙濤微茫信難求。越人語天姥，雲霞明滅或可覩。一解：以瀛洲興起天姥也。十洲記：瀛洲在東

海中，地方四千里。大抵景對會稽去西岸，七十萬里。上生神芝仙草，又有玉石，高且千丈，出泉如酒，味甘，名之為玉醴。飲之數升，飄醉，令人長生。洲上多仙家，風俗似人，山川如中國也。元和郡國志：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，石壁上有

刊字蝌蚪形，高不可識。春月，樵者聞鑼鼓筋吹之聲聒耳。元嘉中，遣名畫寫形於團扇，卽此山也。微茫、明滅，卽含夢字。天姥連天向天橫，勢拔五岳掩赤城。

天台四萬八千丈，對此欲倒東南傾。二解：將五岳赤城天台諸山一抑，更見天姥之高也。太平廣記：章安縣西有赤城山，周三十里，一峯特高，可三百餘丈。海錄碎

事顧野王輿地志云：赤城山，有赤石羅列，長里餘，遙望似赤城。一統志：天姥峯在台州天台縣西北，與天台山相對。雲笈七籤：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，洞周司五百里，名上玉清平之天，卽桐柏王真人所埋葛仙翁鍊丹得道處，上應台宿，故曰

天台。楚辭。回馮怒。

地何故以東南傾。

我欲句、日之所思，夜則成夢。

因之夢吳越，一夜飛度鏡湖月。

三解：二句度出夢字，鏡湖詳一卷李白子夜歌註。

湖月照我影，送我至剡溪。謝公宿處今尚在，淥水蕩漾清猿啼。脚著謝公屐，身

登青雲梯。半壁見海日，空中聞天雞。千巖萬轉路不定，迷花倚石忽已暝。熊咆

龍吟，殷巖泉，慄深林兮驚層巔。雲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煙。列缺霹靂，邱巒

崩摧。洞天石扇，訇然中開。青冥浩蕩不見底，日月照耀金銀臺。

四解：敘夢中一路所見所聞之景，極其奇

勝也。元和郡志：剡溪出越州，剡縣西南，北流入上虞縣界，為上虞江。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，必造幽巖。巖嶂數十重，莫不備盡登躡。嘗著木屐，上山則去其前齒，下山去其後齒，又詩：共登青雲梯。青雲梯，謂山嶺高峻，如入青雲，故名。半壁，謂石壁之半，即見日出之光也。述異記：東南有桃都山，上有大樹曰桃都。枝相去三千里，日初出照此木。天

鷄鳴，則天下之鷄，皆隨之鳴。淮南王招隱上：虎豹鬪兮熊羆咆。高唐賦：水澹澹而盤紆。楊雄校獵賦：霹靂列缺，吐火

施鞭。應劭曰：霹靂，雷也，列缺，天隙電光也。通雅：謂陽氣從雲決裂而出，故曰列缺。郭璞詩：「但見金銀臺」。廣韻：訇，訇大聲也。韓愈華山女詩：訇然振動如雷霆。

霓為衣兮風為馬，雲

之君兮紛紛而來下。虎鼓瑟兮鸞回車，仙之人兮列如麻。忽魂悸以魄動，恍驚

起而長嗟。惟覺時之枕席，失向來之煙霞。

五解：言夢中所遇，皆仙神也。傅玄吳楚歌：「雲為車，今風為馬。」西京賦：總會仙倡，戲豹舞鸞。百虎鼓瑟，

蒼龍吹箎。太平御覽：太微天帝，登白鸞之車，上元夫人步元曲：忽過紫微垣，真人列如麻。說文：悸，心動也，恍，與恍通，恍然自失也。覺，夢覺。向來，即嚮也之意。

世間行樂亦如此，古

來萬事東流水。

六解：因夢中之幻，悟及古今之幻。

別君去兮何時還？且放白鹿青崖間，須行即騎訪

名山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，使我不得開心顏。

七解：結出留別意，前言，我欲此間訪名山，則夢前夢後，皆有意於天姥也。楚辭：「騎白

鹿而容與一。江淹詩：「猿嘯青崖間。」擗眉、低首也。折腰、曲躬。陶潛不能爲五斗米折腰。擗貴，國忠輩。開心顏、吐氣揚眉也。

金陵酒肆留別

唐書地理志：江南道昇州縣，上元望本江甯。武德三年，更江甯爲歸化，八年更歸化曰金陵，九年更金陵爲白下。李白傳：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，著宮袍，坐舟中，旁若無人。

風吹柳花滿店香。時吳姬壓酒喚客嘗。酒肆金陵子弟來相送，送別欲行不行各盡觴。

別請君試問東流水，別意與之誰短長？別羅隱云：一聞說江南舊歌曲，至今猶自唱吳姬。」壓、合也。

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

王琦曰：一作陪侍御叔華登樓歌，江南通志：疊嶂樓在甯國府郡治，後卽謝眺爲宣城太守時之高齋地。一名北樓，亦稱謝公樓。唐咸通間刺史獨孤霖改建易今名。

棄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亂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煩憂。長風萬里送秋雁，對此可以酣高樓。一解：以餞別起秋雁，比較書叔也。陸

蓬萊文章建安骨，中間小謝又清發。二解：此言叔雲文章蓋世。送別之人，亦皆俊傑也。蓬萊句，指

俱懷逸興壯思飛，欲上青天覽明月。李雲言。小謝句，喻諸送別者。後漢書：竇章傳：是時學者稱東

觀爲老氏藏室，道家蓬萊山。章懷太子註：言東觀經籍多也。蓬萊、海中神山爲仙府。幽經祕錄，並皆在焉。東漢建安之末，有孔融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場阮禹及曹氏父子所作之詩，世謂之建安體。風骨適上，最饒古氣。鍾嶸詩品：論謝惠連

云，小謝才思富捷，恨其蘭玉夙凋，故長轡未騁，一云小謝才思富捷，秋懷搗衣之作，雖復驚運，銳思可以加焉。盧思道虛記室誄：麗詞泉湧，壯思雲飛。明月、言文章光芒也。抽刀斷水水更流，

舉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。三解：以送別結之，張華詩：散髮重陰下。張銑註：散髮、言不爲冠。

所束也。史記貨殖傳：范蠡既雪會稽之耻，乃乘扁舟，浮於江湖。

走馬川行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

岑參

君不見走馬川行雲海邊，平沙莽莽黃入天。輪臺九月風夜吼，一川碎石

大如斗，隨風滿地石亂走。一解：此言西塞風塵險阻也。唐書西域傳：葱嶺水南流者，經中國入於海。北流者，經胡入於海。北三日行度雪海，春夏常雨雪。漢書西域傳：自伐大宛之後，

西域震懼，多遣使來貢獻，於是輪臺渠黎皆有田卒數百人，置使者校尉領護，以給外國使者。唐書地理志：北庭大都護府，有輪臺縣。大歷六年，置有靜塞軍。獨異記：寶歷元年，資州資陽縣，山有大石忽吼湧下山，越澗，復上坡，可百步，其石走時，有鋤夫見之，各手執鋤趕至石所，其石高二丈。

匈奴草黃馬正肥，金山西見煙塵飛，漢家大將封大西出師。

二解：此言匈奴犯邊，封大夫所以出師也。一統志：金山，在陝西永昌衛城北二里。烟塵飛，作叛也。將軍金甲夜不脫，半夜軍行戈相撥，風頭如

刀面如割。三解：此言封大夫出師之早也。揮塵後錄：上為康王，再使虜中，欲就鞍，時二后送至廳前，有小婢招兒者，見四金甲人，狀貌雄偉，各執弓箭擁衛上體。婢指示，衆雖不見，然莫不畏肅。夜不脫，言警備也。撥，以戈導行步，言未曉也。嚴寒之地，風烈如刀也。

馬毛帶雪汗氣蒸，五花連錢旋作冰，幕中草檄硯水凝。四解：此言冒雪出征，馬駿兵強，不畏苦寒也。北史宇文貴傳：貴少從師受學，輟書嘆曰：男兒當提劍汗馬，以取公侯。何能為博士也。北齊書：楊休之傳：除中書侍郎，有士人嘲之曰：有觸藩之羝羊，騎連錢之驄馬，開元內廐，有飛黃照夜，浮雲五花之乘，或云取丹元子，步天歌：「五箇吐花王良星」。

虜騎聞之應膽懾，料冰也。韻會，檄陳彼之惡。說此之德，曉諭百姓之書也。司馬相如，諭巴蜀檄，是也。

知短兵不敢接，軍師西門佇獻捷。五解：此言封大夫威猛，聞風料其畏伏也。虜騎，匈奴騎兵也。懾，刀劍也。佇，人立也。左傳：蠻夷戎狄，不式王命，王命伐之，則有獻捷，王親受而勞之。

失氣也。楚詞：「車錯轂兮短兵接」，接，接戰也。吳都賦註：短兵

刀劍也。佇，人立也。左傳：蠻夷戎狄，不式王命，王命伐之，則有獻捷，王親受而勞之。

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

輪臺城頭夜吹角，輪臺城北旄頭落。一解：以輪臺起言角聲吹動，則旄頭即向城北而下矣。角、旄也。羽書昨夜過渠黎

單于已在金山西，戍樓西望煙塵黑。漢兵屯在輪臺北，上將擁旄西出征。平明

吹笛大軍行。二解：言封大夫出師也。漢書高帝紀註：檄以木簡爲書，長尺二寸，用徵召也。有急事，則加以鳥羽插之，名曰羽書。渠黎城，在龜茲五百八十里。武帝初，置交封，屯田渠黎。漢書匈奴傳：『嘗單于

，使烏籍都尉，備呼韓邪單于。是時呼提王自立爲呼揭單于。右奧韃王，自立爲車犁單于。烏籍都尉，亦自立爲烏籍單于，凡五單于。公有句云：輪臺風物異，地自古單于。爾雅釋：言註：戍守，所以止寇盜。烟、烽烟也。烟塵蔽日，故曰黑。言單于之兵衆多也。屯、屯兵，上將、先鋒也。大軍、封大夫之師也。前曰吹角，整旅也。此曰吹笛，出師也。有呼應。

四邊伐鼓雪海湧，三軍大呼陰山動。

虜塞兵氣連雲屯，戰場白骨纏草根。劍河風急雲片闊，沙口石凍馬蹄脫。三解：此言出

征勇猛，不畏死亡也。小雅：『伐鼓淵淵，振旅闐闐。』言戰鬪也。蘇軾表忠觀碑：『奮挺大呼，從者如雲。』雪海湧、陰山動、川岳皆應也。輪臺金山雪海，俱詳前。漢匈奴傳：侯應曰：『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，有陰山，東西千餘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禽獸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，治作弓矢，來出爲寇，是其苑囿也。至孝武時，出師征伐，斥奪其地，攘之於幕北。然後邊境得用永安。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，過之未嘗不哭也。後漢書南匈奴傳：控弦抗戈，覘望風塵。雲屯鳥散，更

杜馳突。纏草根、言草根纏於白骨也。唐書回鶻傳：『青山東有水曰劍河。偶艇以度，水悉東北，河經其國合而北入海。』馬蹄脫、凍極也。

亞相勤王甘苦辛，誓將報主靜

邊塵。古來青史誰不見，今見功名勝古人。四解：此言忠悃之誠，克伐之績，可垂千古也。白居易

書：『俱啓丹間，並圖青史。』亞相、封大夫也。

白雪歌送武判官歸

樂府詩集：高宗顯慶二年。太常言白雪琴曲，本宜合歌。今依琴中舊簡，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。

北風捲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飛雪。寒早也。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承雪

散入珠簾濕羅幕，狐裘不煖錦衾薄。將軍角弓不得控，都護鐵衣冷猶著。苦寒也。

瀚海闌干百丈冰，愁雲慘澹萬里凝。極冷之境。一解：以白雪起。漢書西域傳：鄯善國出玉，多蘘藪。一。梨花、比白雪也。控、引也。褚遂良傳：「光武中興，不踰葱嶺。孝章即位，都護未歸」。戴嵩度闌山樂府：「將軍一百戰，都護五千兵」。木蘭歌：「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」。史記匈奴傳：「驃騎將軍，與左賢王接戰，左賢王遁走，驃騎封於狼居胥山，禪姑衍，臨瀚海而還。」註、北海也。羣鳥解羽於此，按關干，疑即天山巖。名公咏天山雪歌云：「曉靄寒，萬里凝闌干，陰崖千丈冰。」

中軍置酒飲歸客，胡琴琵琶與羌笛。紛紛暮雪下轅門，應雪字。風掣紅旗凍不翻。應濕字。輪臺東門送君去，去時

雪滿天山路。又應雪字。山迴路轉不見君，雪上空留馬行處。又應雪字。二解：以送武判官歸收結，胡琴琵琶羌笛，皆軍中樂器。掣曳也。

也。周禮：天官掌舍，掌王會同之舍，設車宮轅門。註：王者出行於外。次車為籓，仰車以轅相向表門，故曰轅門。天山、詳一卷，李白關山月註。馬行處。蓋言所送之人已去，僅見雪上馬蹄之跡，故曰空留。

此詩連用四雪字。第一雪字，見送別之前。第二雪字，見餞別之時。第三雪字，見臨別之際，第四雪字，見送歸之後，字同而用意不同耳。

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

鶴註，詩云：金粟堆龍煤云，當是堯明皇後作。必廣德二年，公再到成都時也。韋諷為閬州錄事，諷之居在成都。名畫記，曹孺魏曹髦之後。髦書稱於後代，孺在開元中，已得名。天寶末，每詔寫御馬，及功臣，官至左衛將軍。朱註曹將軍九馬圖，後

歲長安薛昭影家，蘇子瞻有贊。

杜甫

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

國初已來畫鞍馬，神妙獨數江都王。將軍得名三十載，人間又見真乘黃。一解：將軍，借江都王作陪。杜臞江都王後曹霸名，是唐朝自五十年間，第二手也。名畫記：江都王緒，晉王元軌之子，太宗皇帝猶子也。多工藝，善書，畫鞍馬擅名。竹書紀年：「帝舜元年，出乘黃之馬」。董道畫跋：「乘黃狀如狐，背有角。霸所畫馬，未嘗如此。特論其神駿耳。」

會貌先帝照夜白，龍池十日飛霹靂。內府殷紅瑪瑙盤，婕妤好傳詔。

才人索。二解：此言詔索畫馬者，會貌，曾欲做先帝照夜白也。明皇雜錄：上所乘馬，有玉花驄，照夜白，長安志：龍池，在南內南薰殿北。躍龍門南。本是平地，垂拱後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。後又引龍首支渠分溉之，日以滋廣，彌亘數頃，深至數丈，常有雲氣。或見黃龍出其中，謂之龍池。公羊傳：急雷為霹靂。注：雷疾而甚者為震，震與霹皆謂之為霹靂，言馬之神駿也。周禮：「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。良弓良器，以待邦之大用」。殷、音暨，赤黑色也。今人以赤黑為殷色，血色人則殷，唐書裴行儉傳：平都支遮旬，獲瑪瑙盤，廣二尺，文彩燦然。唐百官志：內官有婕妤九人，正三品。才人七人，正四品。詔，上命也。索，音色，求也。言以內府之玉帛，以詔廣求畫馬者。

賜將軍拜舞歸，輕紈細綺相追飛。貴戚權門得筆跡，始覺屏障生光輝。三解：此言將軍應詔畫馬，受賜榮歸也。吳越春秋：采葛婦作詩曰，「羣臣拜舞天顏舒」。蓋言君有所賜，臣必拜舞而受之。輕紈細綺，絹之佳麗者，以將軍拜舞而歸，則見隨後持輕紈細綺相追飛以送其門而索畫者，皆貴戚權門之公子，得其筆跡張之，屏障亦生光也。

昔日太宗拳毛騮，近時郭家獅子花。今之新圖有二馬，復令識者久歎嗟。此

皆戰騎一敵萬，縞素漠漠開風沙。四解：先敘二馬之神妙。金石錄：太宗六馬，其一曰拳毛騮，昔馬黑。九花蚪，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，額高九寸，拳毛如鬣，亦有獅子鬣，皆其類。今之新圖，即曹將軍所畫之馬圖也。以太宗代宗之二馬，興起畫中之二馬，識者，賞識之人。六韜以車與騎戰，一車當幾騎，極形容其神駿，每一匹，皆可以敵萬也。縞素，指畫絹言。蓋言將縞素一展，則見風沙漠漠，那馬若在關塞外馳驅飛躍一般。

共餘七匹亦殊絕，迴若寒空雜霞雪。霜蹄蹴踏

長楸間，馬官廝養森成列。五解：後敘七馬之神妙，寫九馬折開不直致。殊，異也。絕，妙也。霞雪，比其色也。唐太宗詩：「寒空碧霧輕」。莊子：一馬蹄可以踐霜雪一。南都賦：「蹴

長楸間，馬官廝養森成列。五解：後敘七馬之神妙，寫九馬折開不直致。殊，異也。絕，妙也。霞雪，比其色也。唐太宗詩：「寒空碧霧輕」。莊子：一馬蹄可以踐霜雪一。南都賦：「蹴

踏咸陽」。曹植詩：「走馬長楸間」。注：古人稱楸於道，故曰長楸。馬官、司馬之官。厮養、養馬之卒。森、衆多也。左傳：不鼓不成列。

可憐九馬爭神駿，顧視清高氣。

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，後有韋諷前支遁。

六解：將九馬總一筆，然後寫韋諷清高，言馬之精神也。深穩、言馬之德性也。欲視其良，須在識者用其苦心。

耳。用苦心而能愛者，誰也。前有支遁，後有韋諷。世說：支遁林嘗養數匹馬，或言道人畜馬不韻，支曰：貧道重其神駿耳。

憶昔巡幸新豐宮，翠華拂天來向東。

騰驤磊落三萬匹，皆與此圖筋骨同。自從獻寶朝河宗，無復射蛟江水中。君不

見金粟堆前松柏裏，龍媒去盡鳥呼風。

七解：以馬之盛衰，慨國之盛衰，結之。唐書：京兆府昭應縣。本新豐。有宮在驪山下。洞冥記：東方朔遊吉雲之地，

越扶桑之東。得神馬，高九尺，股有旋毛如日月狀，如月者夜光，如日者晝光，毛色隨四時而變。帝問朔。朔曰：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，適東王公舍，稅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，王公怒，棄馬於濟津天岸。臣至王公壇，因騎而返，繞日三匝入漢關，鬮猶未掩，問其名曰步景。西京賦：「乃奮翅而騰驤」。注：騰、超也。驤、馳也。磊落、衆多貌。蕭子顯詩：「漢馬三萬匹」。列子伯樂曰：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。穆天子傳：天子西征，至陽紆之山。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伯氏天子沉璧禮焉。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，用觀天子之寶器，日天子之寶。玉海：引才經注云。玉果瑋璣燭銀金膏等物。皆河圖所載，河伯所獻，穆王視圖，乃導以西邁矣。舊注：周穆王自此歸而上昇。蓋以比玄宗之升遐也。漢武帝紀元封五年，自滯陽浮江，親射蛟江中，獲之。舊唐書：明皇嘗至睿宗橋陵，見金粟山岡，有龍盤虎踞之勢，謂侍臣曰：吾千秋萬歲後，葬此。暨升遐，羣臣遵先旨葬焉。新書：明皇泰陵。在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。廣德元年三月，葬泰陵。漢禮樂志：天馬來龍之媒。鳥呼風，言至今只見林鳥呼風啼雨而已。

此詩純用觀法，以江都王觀曹將軍，以乘黃照夜拳毛獅子觀畫馬。以支遁觀韋諷。以三萬匹觀九馬。然後以穆天子漢武帝觀唐玄宗。其間錯綠磊落，先豪邁，後感慨。寄情寓意令讀者殊覺感傷。陸時雍曰：詠畫者多詠真，詠真易，詠畫難。畫中見真，真中帶畫，尤難。此詩亦可稱畫筆矣，可憐九馬二句，妙得神趣。

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

黃鶴編在廣德二年成都詩內，吳郡賦：丹青圖其像。

將軍魏武之子孫，於今爲庶爲清門。英雄割據雖已矣，文采風流今尚存！

一解：先敘其

家世，魏志：太祖武皇帝，沛國譙人，姓曹名操，漢曹參之後。左傳：「三后之姓，於今爲庶，」明皇末年，霸得罪，削籍爲庶人，漢書序傳：「割據山河，保此壤民，」申涵光曰：公於昭列武侯，皆極推尊，此於魏武，只以割據已矣一語輕述，便見正閏低昂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：文采不彰於後世，後漢樊英傳：世之所謂名士者，其風流可知矣。

學書初學衛夫人，但恨無過王右軍。丹青

不知老將至，富貴於我如浮雲。

二解：以書陪畫，方見不厭。錢箋張懷瓘書斷：衛夫人名鑠，字茂猗，廷尉展之弟，恆之從女，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。隸書尤善，規矩鍾公

。右軍少嘗師之，永和五年卒。子克爲中書郎，亦工書。書法要錄羊欣傳：古來能書人名，蔡邕授於神人，而傳崔瑗及女文姬，文姬傳之鍾繇，鍾繇傳之衛夫人，衛夫人傳之王羲之。晉書：王羲之，字逸少，起家祕書郎，後爲右軍將軍。書斷，篆，籀，八分，隸書，章草，飛白，行書，草書，通謂之八體。惟王右軍登工，蓋言書畫兼優，但願名傳不朽。不知老之將至，奚遑計及功名哉。 開元之中常引見，承恩數上

南薰殿。凌煙功臣少顏色，將軍下筆開生面。良相頭止進賢冠，猛將腰間大羽

箭。褒公鄂公毛髮動，英姿颯爽猶酣戰。

三解：此敘其奉詔寫真之始也。常字數字，反映末段漂泊坎壈等字。仇云：少顏色，舊跡將滅。開生面，新像重摹也。

黃注：於功臣但言褒鄂，舉二公以見其餘，想畫此尤生動耳。漢書王商傳：引見白虎殿。長安志：南內興慶宮內，正殿曰興慶殿，前有瀛洲，門內有南薰殿，北有龍池。唐書貞觀十七年二月，圖功臣於凌煙閣。兩京記：太極宮中有凌煙閣，在凝陰殿南。功臣閣，在凌煙閣南。五代會要：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。畫像皆北向，閣有隔，隔內，北面寫功高宰輔，南面寫功高侯王，隔外，次第圖畫功臣題贊。通鑑：魏文侯謂李克曰：「家貧思賢妻，國亂思良相，」後漢與服志：進賢冠，古維布冠也。文儒者之服。唐書：百官朝服，皆進賢冠。李陵書：「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。」酉陽雜俎：「太宗好用四羽大箭長箭，嘗一挾射洞門闔。」舊書：凌煙功臣李靖等二十四人，開府儀同三司，鄂國公尉遲敬德第七，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國忠壯公段志元第十。毛髮動，卽壯士髮冲冠之意，英姿俊貌。狐裘，風寒慷慨也。酣戰，愈戰愈有精神也。言所畫之像，戰鬪如生也。 先帝御馬玉花驄，畫工如山

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，迴立闈闔生長風。詔謂將軍拂絹素，意匠慘澹經營中。須臾九重真龍出，一洗萬古凡馬空。

四解：此敘其畫馬工妙不常也。名畫記：明皇好馬，命韓幹悉圖其駿，有玉花驄，照夜白等，如山、言畫工之多也。禮

：「天子赤墀」。辨命論：「時有在赤墀之下」。文選注：「紫微宮門，名曰闈闔」。陸機詩：「長風萬里舉」。陸機文賦：「辭程才以效伎，意司契而為匠」。戴復古詩：「意匠如神變化生，筆端有力任縱橫」。歷代畫品：畫有六法，五曰經營位置，九重、天子之門也。真龍、真馬也。韓文：「伯樂一過冀北之野，而馬羣遂空」。凡、羣也。韓文：「玉花却在御榻上，榻上庭前屹相向。至尊含笑催賜金，圜人大僕皆惆悵。弟子韓幹早入室，亦能畫馬窮殊相。幹惟畫肉不畫骨，忍使驂駟凋喪。」

五解：贊其畫馬之工，不但自稱名手，即弟子亦復高妙。然御畫尤當親寫也。觀榻上所畫玉花驄，那真的玉花驄，立在墀下，屹然相向，莫分真假，所以至尊含笑，受賞賜金也。催、促也。申涵光曰：「圜人太僕皆惆悵，訝其畫之似真耳。非妬其賜金也。周禮：圜人掌養馬芻牧之事，以役率師。漢書百官表：太僕秦官，掌典馬。朱注：太僕馬官，墾人、廝養也。錢箋名畫記：韓幹太梁人，王右丞見其畫，推獎之。官至太府寺丞。善寫貌，人物，尤工鞍馬。初師曹霸，後獨自擅，杜甫贈畫馬歌云云。徒以幹馬肥大，遂有畫肉之消。玄宗好大馬，西或大宛，歲有來獻者。命幹悉圖其姿，則有玉花驄，照夜白等，時岐薛申甯王廢中，皆有善馬，幹並圖之，遂為古今獨步。漢書地理志：造父善馭疾馬，得驂駟綠耳之乘幸於穆王。陸機詩：「舊窗皆凋喪」。入室、即升堂入室意。

將軍畫善蓋有神，偶逢佳士亦寫真。即今漂泊干戈際，屢貌尋常行路人。途窮反遭俗眼白，世

時來，天子之眼何其青，運去，俗人之眼何其白。

上未有如公貧。但看古來盛名下，終日坎壈纏其身。

六解：此敘畫馬之後也。仇曰：此言隨地寫真，慨將軍之不遇。又曰：不寫佳

士而寫常人，已落魄矣。况遭俗眼之白，窮益甚矣。故結語含無限感傷。又曰：盛名之下，坎壈纏身。此借曹以自鳴其不平，讀公莫相疑行。可見漂泊干戈際，正當祿山叛逆，吐蕃入寇之時。屢貌、每象尋常行路人也。顏延之咏阮步兵詩：「物故不可論，窮途能無慟」。黃瓊傳：盛名之下，其實難副」。楚詞：「志坎壈而不違」。

下，其實難副」。楚詞：「志坎壈而不違」。

寄韓諫議注

鶴注，依梁氏編，在大歷元年之秋月。杜臆：詩言岳陽洞庭瀟湘南極，韓蓋楚人，岳陽其家也。

我今不樂思岳陽，身欲奮飛病在床。美人娟娟隔秋水，濯足洞庭望八荒。鴻飛

冥冥日月白，青楓葉赤。

句 天雨霜。

一解：仇曰：首敘懷思韓君之意。楚詞：以美人比君子，此指韓諫議也。岳陽洞庭，韓居之地。鴻飛冥冥，韓已逝世，青楓葉赤，時屬深秋矣。詩：「今我不樂」，師氏曰：地理志：岳州巴陵郡，在岳之陽，故曰岳陽。有君山洞庭，湘江之勝。詩：「不能奮飛」又「或偃息在床」。又「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」。娟娟，美好貌。古詩：「盈盈一水間，脉脉不得語」。所謂隔秋水也。滄浪歌：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楊雄傳：「陟西岳以望八荒」。法言：「鴻飛冥冥，弋人何慕焉」。謝靈運詩：曉霜楓葉丹。鮑照詩：「北風驅雁天雨霜」。玉京羣帝集北斗，或騎

騏驎翳鳳凰，芙蓉旌旗煙霧落，影動倒景搖瀟湘。星宮之君醉瓊漿，羽人希少

不在旁。

二解：唐汝詢曰：此借仙官以喻朝貴也。仇曰：北斗象右，羣帝指王公，騏驎旌，言駢從儀衛之盛。影動瀟湘，謂聲勢傾動乎南楚。星君，比近侍之沾恩者，羽人，比遠臣之去國者。靈樞登景內經：下離塵境，上界玉京，元君注：玉京者，無爲之天也。東西南北，各有八天，凡三十二天，蓋三十二帝之都，玉京之下，乃崑崙北都。江淹詩：羣帝共上下。趙注：羣帝，如五方之帝，三十二天之帝，雖皆稱帝，而于大帝爲卑。猶諸王三公之於天子也。晉天文志：北斗七星，在太微北，人君之象，號令之主。集仙錄：羣山畢集，位高者乘鸞，次乘麒麟，次乘龍。鸞鶴每翅各大丈餘，翳，語助辭。蕭愨詩：芙蓉露下落，此落字所本，謂旌旗如落烟霧之中，相如大人賦：貫列缺之倒景，注：引凌陽子明經，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，其景皆倒在。漢郊祀志：登遐倒景，注在日月之下，反從下照，故其景倒。真誥：羽童奉瓊漿，瓊漿酒也，楚詞：「仍羽人於丹丘」，羽人飛仙也，仇曰：羽人稀少，韓已去位，此句

起下。似聞昨者赤松子，恐是漢代韓張良，昔隨劉氏定長安，帷幄未改神慘傷。

三解：仇曰：申明諫議去官之故，又曰：以張良方韓，是嘗平定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。

西京者。帷幄未改，言老謀仍在。成敗豈敢，言不忘憂國。免難

唐詩二百首註疏 卷之二

四五

腥腐，蓋厭濁世而思潔身矣。張良傳：願去人間事，從赤松子遊耳。赤松子，詳四卷浩然安梅道士詩。漢書：張良，字子房，其先韓人也。高祖紀：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吾不如下子房之功。出市表：「至于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，所能逆觀也。前漢鄧通傳：太子齷齪而免難之，鮑照升天行：「何時與爾曹，啄腐其吞腥」，註啄腐吞腥，謂酒肉之人，爾雅註：楓似白楊，葉圓而岐。有脂而香，今之楓香是也。張遠注：楓香。道水以之合藥，故云齧。

周南

留滯古所惜，南極老人應壽昌。美人胡為隔秋水，焉得置之貢玉堂。四解：仇曰：未再出而濟世匡君也。杜曰：南極老人，非祝其多壽，此星治平則見，進此人于玉堂，是即老人星見矣。蓋意在治平也。史記：太史公留滯周南，晉書老人一星在弧南，一日南極，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，秋分之夕沒于丁，見則治平主壽昌。玉堂，即玉殿。顏師古曰：玉殿在未央宮中。

古栢行

鶴注：此大歷元年，至夔州作。趙次公曰：成都先主廟，武侯祠堂附焉。夔州先主廟，武侯廟各別，此詩云，孔明廟前有老栢，蓋指夔州栢也。中云：「憶昔路繞錦亭東，先主武侯同閟宮」。追言成都廟中栢也，公夔州十絕云：「武侯祠堂不可忘，中有松栢參天長」。此可證也。蔡夢弼曰：成都先主廟，西院即武侯祠，有武侯手植古栢。公蜀相詩云：「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栢森森」。此又一證也。田况古栢記：自唐季凋瘵，歷王孟二國，蠹腐尤甚，然以祠中樹，無敢伐者。宋乾德丁卯歲仲夏，枯栢復生，日益敷茂，觀者嘆聲，以為榮枯之變，應時治亂。自三分迄今八百餘年矣，明季，蜀終張獻忠之亂，成都老栢今不復存。

孔明廟前有老栢，柯如青銅根如石，霜皮溜雨四十圍，黛色參天二千尺，雲來氣接巫峽長，月出寒通雪山白。二句。舊在愛惜之下，今依須溪改正，則氣順矣。君臣已與時，句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。

一解：先敘古栢，興起君臣際會之盛衰也。仇曰：銅比幹之青，石比棟之堅。霜及溜雨，色蒼白而潤澤也。四十圍、二千尺，形容栢之高大也。氣接巫峽、寒通雪山，正從高八處，想見其聲時陰森氣象耳。君臣際會，即約下先主武侯。巫峽在東而近，雪山在西而遠，朱注：四十圍，二千尺，皆假象為詞，非有故實。任昉述異記：盧氏縣有盧君冢。冢傍栢二株，根勁如銅石。劉越石扶風歌：「上枝拂青雲，中心十數圍」。江淹竹賦：黛色參天左傳：「思

其人，猶愛其樹，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。

憶昨路繞錦亭東，先主武侯同闕宮。崔嵬枝幹郊原古，窈窕丹

青戶牖空。落落盤踞雖得地，冥冥孤高多烈風。扶持自是神明力，正直元因造

化功。

二解：此詠成都古柏，若非先主武侯英靈，安能至今不朽哉。仇曰：郊原古，有古致也。戶牖空，虛無人也。此

先主廟，在成都府西八里。惠陵東七十步。武侯祠在先主廟西。成都記：先主廟西院，卽武侯廟，廟前有雙大柏，古峭可愛，人云諸葛手植。詩：「闕宮有血，」詩正義，所居之宮形狀。窈窕，幽深而勁靜也。司馬相如傳：「丹青楮壘。」杜篤首陽山賦：「長松落落。」西京雜記：中山王文木賦：「或如龍盤虎踞。」沈約高松賦：「爵彼高松，栖根得地。」陸機豪士賦序：「欲隕之葉，無所借烈風。」天台山賦：「實神明之所扶持。」王羲之詩：「大矣造化功，萬殊莫不均。」

大廈如傾要梁棟，萬牛迴首邱山重。不露文章世已驚，未辭剪伐誰能送。苦心

豈免容螻蟻，香葉終經宿鸞鳳。志士幽人莫怨嗟，古來材大難爲用。三解：因物及人，感慨繫之矣。

仇曰：濟世大任，必須大材，問世大材，須是大用。能用則爲宗臣名世，不用則爲志士幽人，此段托喻大意，大廈四句，伏下材大難用。容螻蟻，傷其赤心已盡。宿鸞鳳，喜其餘芳可挹。賦中皆有此義。文中子：大夏之傾，非一木所支。晉書：袁粲見王儉，而嘆曰：宰相之材也。栝栢豫章雖小，已有棟梁之器。杜預水災疏：所留好種萬頭，此萬牛所本。鮑照詩：邱山不可勝。文木賦：「旣判旣刊，見其文章。」詩：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。」郭璞蚩蠹賦：「屬莫賤於螻蟻。」焦氏易林：枝葉盛茂，鸞鳳以庇。杜臆：才大難爲用，卽孔子道大莫容意。

皇常明曰：不露文章二句，先器識，後文藝，與浮華炫露者自異也。大廈二句，比賢者難進而易退，非其招不往也。

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

并序

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，夔州別駕元持宅，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，壯

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錢箋：三載一作五載。時公年六歲，公七齡，思即壯。

六歲觀劍，似無不可，詩云：一五十年間似反掌。自開元五年，至是年，凡五十一年。

余尙童穉，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

渾脫。瀏灑頓挫，獨出冠時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，洎外供奉舞

女，曉是舞者，聖文神武皇帝初，公孫一人而已。玉貌錦衣，况余白首，今

茲弟子，亦匪盛顏。既辯其由來，知波瀾莫二。撫事慷慨，聊爲劍器行。昔

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，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，自此

草書長進，豪蕩感激，卽公孫可知矣。唐書，臨穎郾城二縣，俱屬許州，段安節樂府雜錄，健舞曲，有稜大阿，連陌枝，劍器，胡旋，胡騰等，

軟舞曲，有涼州，綠腰，蘇合香，屈柘團，圓旋，甘州等，正字通云：劍器古武舞之曲名，其舞用女妓。雄

粧空手而舞，見文獻通考舞部。唐五行志：長孫無忌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，人多效之，謂之趙公渾脫，因

演以爲舞，崔令士教坊記：右教坊在光宅坊，左教坊在延政坊，右多善歌，左多工舞，妓女入宜春院，謂之

內人。雍錄：開元二年正月，置教坊於蓬萊宮側，上自教法曲，謂之梨園弟子。明星雜錄，上素亮音律，安

祿山獻于蕭管數百事，陳於梨園，自是音響不類人間，諸公主及虢國以下，競爲貴妃弟子，每受曲之終，

皆廣有進奉。時公孫大娘能爲鄰里曲，及裴將軍滿堂執西河劍器，渾脫舞，妍妙皆冠絕於時。李肇國史補，

昔有佳人公孫氏，一舞劍器動四方，觀者如山色沮喪，天地爲之久低昂。

一解：此言公

孫氏妙技，不但驚人，且感動天地也。色沮喪，駭貌。久低昂，動貌。曹植詩：「南國有佳人，一書：四方風動。記：「觀者如堵」。莊子：「嗒焉沮喪，前漢楊惲傳：「奮袖低昂，頓足起舞。」

燿如羿射九日

落嬌如羣帝，驂龍翔來如雷霆。收震怒，罷如江海凝青光。

二解：狀公孫氏健舞之神，正承天地久低昂意。仇曰：擲然下垂。

如九日之並落。矯然上騰，如駕龍翔空。其來忽然，如雷霆過而響尚留。其罷陡然，如江海澄而波乍息，皆細摹舞態也。黃生注考教坊記：劍器，乃健舞也。故序云：壯其蔚鼓，而詩以四如形容之，下一句尤妙。方見不是雄裝健兒。梁元帝賦：曙燿火之迢迢。淮南子：「莫時十日並出，堯令羿射中九日，日烏皆死，墜其羽翼。」夏侯玄賦：又如東方羣帝兮騰龍駕而翩翔。詩：「如雷如霆，徐方震驚，王奮厥武，如震如怒」，江海凝青光，言舞罷時，如江海波濤，忽然止息，澄凝之象，則見一片青光，包涵水面也。

絳唇珠袖兩寂寞，晚有弟子傳芬芳。臨穎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

曲神揚揚。與余問答既有以，感時撫事增惋傷。

三解：敘出弟子，仇曰：寂寞傷公孫已逝。芬芳猶言人琴俱亡，故曰兩寂寞。神女賦：「吐芬芳其若蘭。」唐地理志：穎川郡有臨穎縣，在白帝城名美人，李十二娘也，其家屬臨穎，今于白帝城中遇之，故云。梁簡文帝詩：「妙舞有巴渝。」劉琨詩：「此曲悲且長。」史記：晏子傳：「意氣揚揚。」詩：「必有以也。」楚詞：余感時兮懷愴。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：「撫事彌深。」六書故：惋，駭恨也。

先帝侍女八千人，公孫劍器初第一。五

十年間似反掌，風塵頽洞昏王室。梨園弟子散如烟，女樂餘姿映寒日。

四解：又追敘公孫氏，有傷往事意。仇曰：風塵，指祿山陷京。餘姿如臨穎舞態。文中子：「如反掌耳，言其速也。」淮南子：「未有天地之時，鴻濛洞洞，莫知其門，頽洞、相連貌。昏，暗也。詩：「王室如燬。」陶潛詩：「慘慘寒日，即李白詩：宮女如花滿春殿，只今惟有鷓鴣飛意。」

金粟堆南木已拱，瞿塘石城草蕭瑟。玳筵急管曲復終，樂極哀來月東

出。老夫不知其所往，足躡荒山轉愁疾。

五解：言世事荒涼，自傷老而不遇也。仇曰：金粟承先帝，瞿塘承白帝。樂極承妙舞，哀來承撫事，足躡行遲，反愁太疾，臨去而不忍去也。長安志：明皇泰陵，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。左傳：爾墓之木已拱矣。漢食貨志：石城十仞，蕭瑟、黃落貌。江淹詩：「玳筵歡趣密。」鮑照詩：「催筵急管為君舞。」司馬相如傳：「一曲終而參雅，」漢武帝秋風辭：「歡樂極分哀情多。」月東出，用長夜漫漫何時旦意，老夫、自謂也。不知其所往，用子安適歸意。戰國策：足重繭而不休息，註：足傷皮皺如蠶繭也。荒山、比世衰轉反也。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二

四九

附渾脫說

居易錄：陳陽樂書云：樂府諸曲，自古不用犯聲，唐自則天末年，劍器入渾脫，為犯聲之始，劍器宮調，渾脫商調，以犯巨君，故為犯聲。又唐多解曲，如柘枝用渾脫解之類，觀此，則劍器渾脫，自各為舞曲之名。今人誤讀杜詩序，以劍器為句，而以渾脫瀾灘頓挫六字為句，以為極贊舞器之妙。譌謬沿襲。文字中，往往以渾脫瀾灘四字連綴用之，可笑也。

李中儷開元太僕塞上曲一首云：黃河萬里障邊隅，黠齒年來謀計殊，不用輕帆并短棹，渾脫飛渡只須臾，自註，脫音駝，然後知渾脫舞，渾脫帽，皆當作平聲。

朱中丞浣水續談云：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，時人效之，號趙公渾脫，予於役三關，次太子灘隔岸羣彝來見，亂流而渡，見有騎一物浮水面者，問之，曰渾脫也，蓋取羊皮，去其骨肉而製之。故以為名趙公之帽，義亦應爾。

石魚湖上醉歌

序 并

元 結

漫叟以公田米釀酒，因休暇，則載酒於湖上，時取一醉。歡醉中，據湖岸引臂，向漁取酒，使舫載之，徧飲坐者。意疑倚巴邱，酌於君山之上，諸子環洞庭而坐。酒舫泛泛然，觸波濤而往來者，乃作歌以長之。

石魚湖，似洞庭，夏水欲滿君山青。

一解：先敘湖中風景，元結石魚湖上作詩序，瀘泉南上有獨石，在水

人坐，水能浮小舫載酒，又能繞石魚洞流，乃命湖曰石魚湖，鑄字於湖上，顯示來者，又作詩以歌之，夏水洪水也。洪水漲時，見石魚浮於水面，却似一見君山。故曰似。

山為樽，水為沼，酒徒歷

歷坐洲島。

二解：次敘賞覽，山為樽取酒，近南山作壽杯意，史記：酈生傳：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，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。爾雅釋水：「水中可居曰洲」。說文，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。

長風連

口作大浪，不能廢人運酒舫。

三解：言日行樂，不為風雨所阻也。高啓詩：林近書燈露，溪迴酒舫通。

我持長瓢坐巴邱，酌飲

四座以散愁

四解：有長隱意。飄，酒瓢也，高適詩：兀然還復醉，尚握樽中瓢。握，持也，爾雅：「楚有雲夢」注，今華容巴邱湖。比石魚湖也。宋白紵歌：「四座歡樂胡可陳，清歌徐舞降祇神」李商隱詩：「欲為平生一散愁，洞庭湖上岳陽樓」。

按此詩，元公必傷唐季，澹於宦途，有懷隱遯而作，故托石魚湖以寄興耳，石魚等句，言欲隱遯，不必遙在三湘五湖，方為真隱，即此石魚湖，當夏水滿溢之時，安見不及洞庭君山也。山為樽等句，異此勝境，正堪盤旋笑傲也。長風二句，比世亂，下句有鳥自高飛，羅當奈何意，未以逍遙世外之情結之。

山石

韓愈

樊曰：此詩當是去徐即洛時作，故其後有入生如此自可樂？豈必局束為人讒之句，蘇內翰嘗與客遊南溪，醉後相與解衣濯足，因詠公此篇，慨然知其所以樂，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，因次其韻見坡集。

山石犖行徑微，黃昏到寺蝙蝠飛。升堂坐階新雨定，芭蕉葉大梔子肥。

一解：敘入寺

正當黃昏雨後，初夏之時也。集韻：犖力角切，音磬不平也。正韻：磻，音學，磻磻，石地也。徑，山路也。微，微茫也。爾雅釋鳥，蝙蝠服翼，註濟人呼為載蟪，或謂之仙鼠。梔子，花也。開盛日肥，芭蕉葉大，梔子肥時，正寫夏景。

言古壁佛畫好，以火來照所見稀。

敘黃昏時，與僧交接看畫

鋪床拂席置羹飯，疏糲亦足飽我

飢。敘山僧款待殷勤也。

夜深靜臥百蟲絕，清月出嶺光入扉。

敘寺中留宿。二解：六句敘來分開三層，從黃昏寫到夜深。有次序，句句不脫僧寺，不離夜景，

末句造語奇絕。

天明獨去無道路，出入高下窮煙霏。

敘天明辭歸尚早。不能辨其歸路，應上行徑微句。

山紅澗碧紛爛漫，

時見松櫪皆十圍。

敘日出時一路所見之景，應上芭蕉葉大梔子肥句。

當流赤足蹋澗石，水聲激激風生衣。

三解：敘一路所聞

景當流足蹋，應上升堂坐階，水聲激激，應新雨定，無道路，為烟霏所迷也。出入高下，山徑崎嶇也。曉日出時，所照之山，必有紅光，澗中之水，其色碧綠也。十圍，言其大也。爛漫，日光也。當流涉水也。赤足，跣脚也，激激，流水聲。

風生衣，言人立澗石，而清風吹動衣襟，以取樂也。

人生如此自可樂，豈必局束為人鞿？嗟哉吾黨二三子，安得

至老不更歸。

四解：以感慨結之，如此緊跟當流赤足二句，有濯足萬里流，振衣千仞崗意；自可樂者，可以樂饑也。東、拘束，局、局促也。屈原離騷，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諝而夕譖。註、馬羈在口曰鞿，革

絡頭曰羈，末句，有歸與之嘆。

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

樊曰：張公曹署也。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赦，自南方俱徙椽江陵，至是俟命於楸而作是詩，公在江陵祭郴州李使君云，輟行謀於俄頃，見秋月之三鼓，逮天書之下降，猶低回以宿留。此其誇也。詩怒而不亂有小雅之風。

纖雲四卷

句天無河

次

清風吹空

句

月舒波

次

沙平水息聲影絕

句層次頓：再讀下句。

一盃相

屬君當歌

一解：先叔中秋賞月，對酒當歌也。說文，織、細也。四、天之四邊也。卷、收也。河、天河，無者。言纖雲尚未卷盡，而天河猶隱也。國語：火見而清風戒，吹空，言雲吹去而見澄空也。波、水波。月色舒來其光如水流動，月明見沙平水靜，風聲息也。聲、水聲，影、月影。絕、清絕。萬籟俱寂，夜已深也。師古曰：屬、付也，猶今之舞訖相勸也。魏武帝短歌行：一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。一君歌聲酸辭且

苦不能聽終淚如雨

二解：關鈕處，上句完君當歌，忍不住嗚咽之聲。下句令聽者有無限凄其之感。

洞庭連天九疑高，蛟龍出沒

猩鼯號。十生九死到官所

孫曰

幽居默默如藏逃

下牀畏蛇食畏藥，海氣濕蟄

薰腥臊

自敘到官之苦。

昨者州前擯大鼓，嗣皇繼聖登夔臯

孫曰：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是年二月甲子赦天下。

赦書一

日行萬里

言其速也罪從大辟皆除死

三解：四句亦

遷者迫迴流者還，滌瑕蕩垢清朝班

州家中名使家抑。孫曰：使家謂湖南觀察使。坎軻祗得移荆蠻。孫曰，江陵。判司孫曰，功曹官界不堪說，未免

極楚塵埃間！同時輩流多上道，天路幽險難追攀。四解：此段皆從君歌中敍出，所以見張功曹被謫赦回，歷歷所受之苦也。正字通：「悲

痛曰酸。」其辭苦，政聲酸。則令聽之者，安能終其曲，不禁淚下如雨也。以下寫君歌，洞庭、湖名，湖水之廣，勢遠連天也。水經注：九疑山，盤基蒼梧之野，峯秀數郡之間，異嶺同勢。遊者疑焉。故曰九疑，蛟龍出沒，承洞庭。猩鼯號，

承九疑。山海經：人面豕身，能言語，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。狀如雜獬，聲似小元啼。爾雅釋鳥：鼯鼠夷由，註：狀如小狐，似蝙蝠，肉翅項脊，毛紫赤色，背上蒼艾色，腹下黃，喙頰雜白，脚短，爪長尾二尺許，飛且乳，亦謂之飛生鼠，聲

如人呼，一曰夷由，十生九死，言所歷，極其艱險也。幽居、無事也。默、不語也。藏、不用也。逃、避世也。古有句云：「畏蛇不下榻，」大抵所貶之處多蛇，故詩常寫之。又多毒藥，故每飲食常防之。海氣多濕，故易蝨，而多腥臊，易繫辭

龍蛇之蝨，說文蝨藏也。熏、蒸也。禮，月令：「仲秋之月，其臭腥。」史記晉世家：「犯肉腥臊，何足食。」槌、音椎，擊也。州前擊鼓，鳴敕書也。夔臯未詳，辟、刑也。秋官小司寇，移官曰遷，流、放也。瑕、玉玷，垢、塵滓。言朝中權奸，

清、掃清也。韓曰：老杜送高書記詩「脫身簿尉中，始與極楚詞，借問今何官？觸熱向武威。」唐曰：即江陵途中寄三翰林云：何况親狂獄，敲榜發哀偷者也。蔡曰，按唐制參軍簿尉，有過即受笞杖之刑，猶今之胥吏也。故杜牧詩云：參軍與簿

尉，塵土驚羌動。一語不中泊，鞭笞身滿瘡，是也。同時，同貶之輩流也。上道，遇赦而就道，而我尚在天涯之路，冀何日得追其轍而攀其轅以同歸哉末句，有自傷留滯意。君歌且休完上聽我歌！

起下 文 我今與君豈殊科？同貶之人也。一年明月今宵多，破愁爲笑。人生由命非由他，自勸有酒不

飲奈明何！俗語云：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」五解結出不必悲怨，而悲怨之情，更深。明，明日。

公撰張署墓志：署，河間人，舉進士，拜監察御史為辛臣所讒，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，二年，逢恩俱徙隸江陵，半歲，邕管參為判官。舊唐書順宗紀，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，順宗即位，二月甲子，大赦，及八月，憲宗即位，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。自八月五日以前，天下死罪降從流，流以下遞減一等，是年公為江陵府法曹參軍，署為功曹參軍。

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二

契曰：月衡山對潭州，神龍五年來屬衡州，有辛勳衡山廟，潮州廟記云：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，皆取此事，補注：公前後兩謫南方，初自陽山北，還過衡，在永貞元年。八月至潭。適當殘秋，陪杜侍御遊湘西寺。詩云：是時秋向殘是也，今云我來正逢秋雨節，故知此詩自陽山還時作。

五嶽祭秩皆三公，四方環鎮嵩當中。火維地荒足妖怪，天假神柄專其雄。

一解：先敘衡

嶽。白虎通曰：嵩山夾四方之中，故曰嵩。周，禮其山鎮曰會稽。注：鎮名山地德者也，衡嶽南方火，故謂之火維。維、方維也。唐太宗詩：「圓蓋當天壤，方輿入地荒」。足、多也。莊子逍遙遊：氣變常人妖物擘曰怪。柄、權也。神、衡嶽之神也。言三公。秩五嶽皆有常典而嵩山當五嶽之中，則四山環繞，而嵩山獨鎮於此，此乃火維地荒之區，足多妖怪，若無神靈鎮之，安能制伏也。故天假以嵩嶽之神。與其柄，而得專其雄，以鎮四方也。噴雲泄霧

藏半腹，雖有絕頂誰能窮。我來正逢秋雨節，陰風晦昧無清風。

二解：敘秋雨之時。半腹、山之半腰。絕頂、

山之最高處也。窮、窮覽其勝景也。以衡嶽之山，今為雲霧所蔽，雖有絕頂佳境，誰能縱目窮其勝哉，而我來謁，正逢秋雨之節，則陰氣晦昧之中，恨無清風掃蕩耳。潛心默禱若有應，豈非

正直能感通？須臾靜掃衆峯出，仰見突兀撐青空。

三解：敘調嶽之誠，可以感通神明也。詩：「神之聽之，正直是與」，突兀、山勢也，

撐、撐於雲霄之間，青、青天。空、太空也。潛心默禱，全下手持盃咬六句。紫蓋連延接天柱，石廩騰擲推祝融。

四解：敘衡嶽之景。承突兀、

山七十二峯，最大者五，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為最高。森然魄動下馬拜，松栢一逕趨靈宮。

五解：敘調嶽之初，見一路之景殊然，言五峯並列，極其嚴厲也。靈

宮，即嶽廟。韓曰：虛元明嵩山記：最是棲神之靈藪，長松綠栢，生於巖間。粉牆丹桂動光彩，鬼物圖畫填青紅。

六解：敘廟景，粉牆、廟

應秋字。鬼、鬼神之像。物、神馬之像。青紅、丹青之色，填寫也。升階僂僂薦脯酒，欲以菲薄明其衷。廟內老人

僧道廟祝之類。識

神意，睢盱偵伺能鞠躬。

七解：正敘調字。階、廟中階也。淮南子：齊俗訓僂者使之塗。註：僂人塗地，因其俯也。六書故：僂、曲背也。說文：脯、乾肉也。論語：「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」。衷

、誠也。識神意、習慣也。睚、仰目視貌。說文：盱、張目也。正韻：偵、音禮、候也。伺、音四、察也。後漢河清孝王傳：內使御者、偵伺得失。手持盂琰導我擲。云此最吉

餘難同。竄逐蠻荒孫曰幸不死。衣食纔足甘長終。侯王將相望久絕。神縱欲福

難為功。八解：敘謁後以卜終身休咎也，應潛心默禱句，云字下，皆從老人說出，廣韻：琰，孟琰也。古者以玉為之。程大昌演繁露，問卜於神，有器名孟琰，以兩蚌壳投空擲地。觀其俯仰，以斷休咎。後人或用竹，或用木

。斷，如蛤形，而中分為二，亦名孟琰，其擲法，則以半俯半仰者為吉。琰、音教，一本作孟教云。老人斷辭，占，此乃隱。遜為最吉。餘占，名利：難同，此琰之利。何則？身雖竄逐蠻荒，屢被凄苦，然所幸者，不死足矣。只求衣食纔足。飽煖

無虞，願甘長恤餘生以終天年而已。毋冀侯王將相再遇也。君今潛心默禱，所求必如其願，神縱有欲福君之心，吾恐君之運蹇時乖，即神能假其柄而專其雄，亦難為之功矣。夜投佛寺上高閣，星

月揜映雲瞳矓。猿鳴鍾動不知曙，杲杲寒日生於東。九解：結到宿字，高閣、寺樓也。補註

，詩：杲杲出日；杲杲初日貌。雲。啼嘯應秋兩句，寒日應靜掃句。

石鼓歌

樊曰：歐陽文忠集古錄云：石鼓文、在歧陽，初不見稱於世，至唐人始盛稱之，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，至宣王刻詩爾，韓退之，直以為宣王之鼓，在今鳳翔孔子廟，鼓有十，先時散於野，鄭餘慶始置於廟，而亡其二。皇祐四年，向傳師求於民間，得之，十鼓乃足。其文可見者，四百六十五。磨滅不可識者。過半，然其可疑者四。退之好古不妄者，予姑取以為信耳。至於字畫，亦非史籀不能作也。文忠所跋如此，此歌：元和六年，作。孫曰：石鼓文可見者，其略曰：我車既攻，我馬既同，又曰：我車既好，我馬既駒，君子負獵，負獵負游，藥鹿速速，君子之求，又左驂旛旛，右驂驪驪，秀弓時射，藥豕孔庶。又曰，其魚維何，維鯀維鯉，何以藥之，維楊與柳。

張生即張籍手持石鼓文，勸我試作石鼓歌。少陵無人杜甫謫仙死，李白才薄謙將奈石

鼓何一解：總起，調張籍詩，李杜文章在，光燿萬丈長。周綱凌遲四海沸，宣王憤起揮天戈，大開明堂受朝賀，

諸侯劔珮鳴相磨，蒐於歧陽騁雄俊，萬里禽獸皆遮羅。二解：敘石鼓原始。按史記國人說王。召公諫，王不聽，於是召莫敢

出言，三年乃相與叛，襲虜王，厲王奔於彘。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，國人聞之乃圍之，召公曰：昔吾驟諫王，王不從，以及此難也。今殺王太子，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。夫事君者險而不讎，懟怒而不怒，况事王乎。乃以其子代王太子，太子竟得脫，召公周公二相行政，號曰共和。共和十四年，厲王死於彘，所謂周綱凌遲也。後太子靜長於召公家，二相乃共立之為王，是為宣王。宣王即位，二相輔之修政，法文武成康之遺風，諸侯復宗周，所謂宣王憤起也，孝經說曰：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也，蒐周宣王田獵也。歧陽、今岐山縣，言宣王中興也。鐫功勒成告萬世，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，

揀選譔刻留山阿。三解：敘鐫石鼓文之始也。功、功臣。成、成就。鐫、勒石也。隳、與毀通，言毀其嵯峨之石，以歸平整也。從臣、周公召公之輩。揀選第一者，譔而刻之，留鑿山阿以告萬世。元和

郡縣志：石鼓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之里。石形似鼓，其數有十，蓋紀周宣王田獵事。文，若不煩鬼物守護搗呵，則雨淋日炙而兼野火焚燎，必為埋沒矣。公從何處得紙本，毫髮盡備無差訛。起下文：言紙本之全，毫髮不錯也。辭嚴

義密讀難曉，字體不類隸與蝌，年深豈免有缺畫，快劔斫斷生蛟鼉。四解：敘字體迥

一經年久定有損缺也。晉書衛恆傳：秦既用篆，奉事繁多，篆字難成，即令人佐書日隸字。蝌、科蚪也。疏：蝦蟆子；此虫一名科斗，一名活束，頭圓大而尾細，古文似之，故孔安國，皆云：科斗文字，是也。祝曰：蛟鼉水虫，禮記：伐蛟取鼉，祝曰：此下皆狀石鼓文如此，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，所謂况潮小篆逼秦相，快劔長戟森相向，八分二字直千金，蛟龍盤擊力屈強者也，舍下八句鸞翔鳳翥衆仙下，珊瑚碧樹

生枝柯，金繩鐵索鎖紐壯，古鼎躍水龍騰梭。五解：申明字體句，鸞翔句，狀其活潑也。珊瑚句，

健也。晉書陶侃少時，漁於雷澤網得一瘦蚌於壁。有頃雷雨，化為龍而去。陋儒編詩不得入，一雅褊迫無委蛇，孔子西行不到

秦，倚撫星宿遺羲娥。六解：申明辭嚴義密句，入、選也。羲娥，日月也。孫曰：羲日御，娥月御，韓曰：詩意

宿、而遺月也。說文：倚音纒，上聲。篇引也，揚子方言撫音柘，取也。嗟余好古生苦晚，對此涕淚雙滂沱。七解：覽古有感也。樊曰

日石鼓，其辭曰：韓公好古生已遲，我今死又百年後。則此詩所謂好古生苦晚也。此者石鼓也。滂、沛也。沱，涕垂貌，孫曰：詩涕泗沱沱。

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，為我度量掘舊科，濯冠沐浴告祭酒，如此至寶存豈

多。八解，自述，孫曰：元和元年，公自江陵，召為國子博士。右輔，謂右扶風，即鳳翔府也。公故人為鳳翔節度府從事

。氈包席裏可立致，十鼓祗載數駱駝。九解：申明紙本之便。惟紙本可以氈包席裏也。至於石鼓之重

也。漢書匈奴傳云：橐駝、言能負囊而駝物也。薦諸太廟比郃鼎，光價豈止百倍過。聖恩著許留太學，諸生講

解得切磋。十解：作觀一筆，韓曰：春秋桓二年，取郃大鼎於宋，戊申，納於太廟，觀詩意，公蓋欲遷此鼓於太學，是時必有沮以之者也。觀經鴻都尙填咽，坐見舉

國來奔波剗苔剔，蘇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。大廈深簷與覆蓋，經歷久遠期

無佗。十一解：又觀一筆。孫曰：漢靈帝元和元年，始置鴻都門學士。熹平四年三月，詔諸儒正五經文字。命議郎蔡邕

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。刻石於太學門外，使後生晚學或取正焉，碑治立，其觀見及寫者，車乘日千兩，填塞街

陌。鴻都與觀經。蓋二事。公并用之，剗、剗削也。頗，不平也。楚辭：循繩墨而不頗，蓋言大廈深簷與其覆蓋，不過期其經歷久遠，不為雨林日炎所壞也。

中朝大官老於事，詎肯感

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，誰復著手為摩挲。日銷月鑠就埋沒，六年西顧空

吟哦。羲之俗書趁姿媚，數紙尙可博白鵝。繼周八代爭戰罷，無人收拾理則那。

十二解：傷石鼓文之廢棄，又以俗書作觀一筆。孫曰：詎，豈也，謂不肯也。徒，但也。媮，音掩，媮，音阿。媮媮，不決貌。謝芳煇若軒詩：「星飛白石童敲火，烟出青林鶴上天」賦，磨也。後漢蘇子訓至長安，摩挲銅人。鑠，亦銷也。六年西顧未詳，晉王羲之傳：山陰道士愛養鵝，羲之求市之。曰為寫道德經，當舉羣相贈羲之寫畢，籠鵝而歸，樊曰：其曰俗書者，周宣王時，史籀始著大篆，為籀書，石鼓文，籀書也。秦變古為篆為隸。今又變而為楷，世俗書爾，非古也。補註，王得臣塵史云：王右軍書多不講偏傍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，趨姿媚者也。韻會：博，貿易也。孫曰：八代，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，自周而下，不啻八代，論其正統，又頗多說，今以石鼓所在言之，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與？那、何也。言石鼓文之湮沒久矣，當今朝中，非無大官老練於事者，忍視牧童敲火於其上，而牛礪角於其間，誰肯感激、一為摩挲其文，毋使日銷月鑠就于埋沒也。而徒覺媮媮不決何哉，而、我也。六年西顧，雖有感激之心，無如事遭中阻，用是吟哦而已，曷不觀王羲之之俗書乎。彼羲之之俗書，且趨一時姿媚。僅以數字之工，尚博白鵝之衆，乃石鼓文之久，自周迄今八代，其間爭戰廢興，至此無恙者，反至無人收拾，何也？於理核之，那裏說得去耳。

方今太

平日

句無事，正可

修文柄用儒術崇邱軻

正值崇儒

安能以此尚論列

應詔肯感

願借辯口如

縣河

十三解：嘆石鼓文之埋沒，有能伸其屈者。願竭力以相助也。尚，猶冀也。論列，論其理。應列太學也。韓曰：晉郭象能清言，王衍每云，聽郭象語，如縣河瀉水，注而不竭。

石鼓之歌止於

此嗚呼吾意其蹉跎

十四解：收到歌字，有一段無可如何之意，晉書周處傳：入吳尋二陸，見雲具以情告，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。

漁翁

柳宗元

漁翁夜傍西巖宿，曉汲清湘然楚竹。煙銷日出不見人，款乃一聲山水綠。迴看

天際下中流，巖上無心雲。

句相逐

徐鉉。然，俗作燃。孟子若火之始然。說文。汲，引水於井也，湘水至清，故曰清湘。湘水出零陵陽海山。北入江。楚地多竹，故曰楚竹。

迴看天際，當作瀑布解。故曰下中流。藝苑名言：按字典款乃湖中節歌聲。唐元結，有款乃曲。劉蛻文集中，有湖中鵝迴曲，劉言史瀟湘詩：有云「閒歌暖乃深峽裏」。三者皆一事，但用字異耳。疑音考略曰，款，音哀，上聲。乃如字讀音作襖，非也。讀款作款者更訛。此諸書之歷歷可據者。後人因柳子厚集中有註字云，一本作襖。不知彼註，謂別本作襖，非謂款乃當音襖也。雲謂當作襖，近似。此乃漁家網魚相呼之聲，非曲也。今之鷓鴣船聲口類是，習俗相沿，

定當不易其音節，故依襍亂爲是。東坡云：熟味之，此詩有奇趣。結二語雖不必亦可。

卷三

七言古詩

長恨歌

白居易

僖開元中，泰階平，四海無事，明皇在位歲久，倦於旰食宵衣，政無小大，始委於右丞相。深居遊晏，以聲色自娛。先是元獻皇后武妃皆有寵，相次卽世。宮中雖良家子千數，無可悅目者，上心忽忽不樂，時每歲十月，駕幸華清宮。內外命婦，燿燿景從，浴日餘波，賜以湯沐，春風靈液澹盪其間。上心油然，若有顧遇，左右前後，粉色如土。詔高力士潛搜外宮。得玄農楊元琰女於壽邸。旣笄矣，鬢髮膩理，織纒中度，舉止閑冶，如漢武帝李夫人，別疏湯泉，詔賜澡瑩，旣出水，體弱力微，若不任羅綺，光彩煥發，轉動照人，上甚悅，進見之日，奉霓裳羽衣曲以導之。定情之夕，授金釵合以固之。又命戴步搖，垂金當，明年册爲貴妃，半言服用。由是治其容，敏其詞，婉孌萬態，以中上意。上益嬖焉。時省風九州，泥金五嶽，驪山雪夜，上陽春朝，與上行同室，宴專席，寢草房，雖有三夫人，九嬪，二十七世婦，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，樂府妓女，使天子無顧盼意，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。非徒殊艷尤態致是，蓋才智明慧，善巧便佞，先意希旨。有不可形容者。叔父昆弟，皆列在清貴，爵爲通侯，姊妹封國夫人，富埒王室，車服邸第，與大長公主侔，而恩澤勢力，則又過之，出入禁門不問，京師長吏爲側目，故當時謠詠有云：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歡，又曰：男不封侯女作妃，看女却爲門上楣，其人心羨慕如此，天寶末，兄國忠盜丞相位，愚弄國柄。及安祿山引兵向關，以討楊氏爲辭，潼關不守，翠華南幸，出咸陽道，次馬嵬亭，六軍徘徊持戟不進，從官郎吏伏，上馬前，請誅錯以謝天下，國忠奉釐纓盤水，死於道周，左右之意未快，上問之，當時敢言者，請以貴妃塞天下怒，上知不免，而不忍見其死。反袂掩面，使牽之而去，蒼黃展轉，竟就絕於尺組之下。旣而明皇狩成都，蕭宗受禪靈武，明年大凶蹄元，大駕還都，尊明皇爲太上皇，就養南宮，遷於西內，時移事去，樂盡悲來，每至春之日，冬之夜，池蓮夏開，宮柳秋落，梨園子弟，玉珥發音，聞霓裳羽衣一聲，則天顏不怡，左右獻歡，三載一意，其念不衰。求之魂夢，杳不能得，適有道士自蜀來，知上帝心念楊妃，如是，自言有李少君之術，明皇大喜。命致其神，方士乃